

第三十九回 董翠翠被騙烹雞 屠本赤喪明喂狗

詩曰：

閱遍滄桑歎化書，莊周蝶夢笑遽盧。
美人已作丹楓幻，故友真同朽麥餘。
白眼風塵金紫賤，黃梁天地鼎彝虛。
卮言便作玄經誦，齊物逍遙盡掃除。

單表武城縣。自說南宮吉死後，又遭金兵屠掠，城郭人民死去大半，不消說本宅人亡家破、妻子流離。到了靖康二年，汴梁失了，二帝北遷，高宗南渡，這山東、河北千里蓬蒿，把一個武城縣豪富之地，變作一片瓦礫戰場。劉豫為王，占了河北，時常有兵過縣，養馬徵糧。把南宮吉那些故人門客，也都死喪零落，十不存一。只有屠本赤經了幾番擄掠，走到外府地方——傳他已死了，後來在外日不聊生，又走回家來。獅子巷口房都拆了，沒處安身；騙的趙二官人和雲娘賣莊宅的銀子也沒了；老婆又害時症死去，並無棺槨，抬去埋在亂葬崗上；一個丫頭小黑女，先前在外，賣著盤費吃了；只有一女要回來投他，不料被金兵擄掠去，不知下落；只剩一身，孤孤恹恹。時常到戚小奇家過幾日，也不是常法。不消半年，戚小奇死了，舉目無親。見個親友，還油嘴誑騙。過一二次，人人曉得屠油嘴沒良心，都不翹睬他，一個站立的去處也沒了。只為良心喪盡，天理全虧，因此到處惹人憎嫌，說他是個不祥之物，一到人家就沒有好事，如鴟鵂一般，人人叫他做「夜貓子」。因鴟鳥生的貓頭鳥翼，白日不能見物，到夜裡乘著陰氣害人，因此北方人指鴟為夜貓，以比小人兇惡，無人敢近。

屠本赤無門可投，想了一想：「只有勾欄樂戶們，平日在南宮吉家與我相熟，有些幫襯他的恩，或者見我屠二爹還不忘舊。且往上幾日，看有嫖客到門，我原舊學得幾套弦子，還做篋片，得些酒食，也是一法。」

那日蹺到勾欄巷裡，幾年不到此地，想著當日少年，和南宮吉結拜十兄弟時，好不熱鬧；姊妹們門前站立得紅紅綠綠，一家常有十數個粉頭；幫閒的小優兒滿街亂串踢氣球，賣瓜子的閒漢串門子亂走。如今已二十餘年，又經此大亂，房屋拆去大半，靜悄悄的，只有幾個窮烏龜在門前曬馬糞。一個虔婆拄著拐，在門首賣根豆芽菜兒，見了屠本赤，妝不認得，縮進門去關了。「如何一個熟人也沒有，麗春院門樓也倒了？」但見巷口一坐花神廟，是塑的柳盜跖，紅面白眉，將巾披掛。因他是個強盜頭兒，封來做個色神，這些忘八們時常燒香求財，有好子弟進門，便來謝神。本赤進得廟來，只得磕下頭，歎了口氣：吟詩道：

走遍勾欄四十春，幫嫖幫賭老游神。
笙歌鬧處言多趣，酒肉場中味更親。
兒女喪亡無舊侶，面皮饑瘦有窮筋。
何如做個烏龜長，尚有焚香奠酒人。

屠本赤二日沒飯吃，餓得昏了，坐在台基上佯佯睡去。只見南宮吉進來，把他當頭打了一杖，道：「屠本赤，你在這裡，我多時尋你不見！我和你一生一世，同樂同歡，看顧得你也不少。我死後，把我家人伙計俱奉承了趙監生，因何又把喬倩女也抬與他做妾？金兵破城，你就不能照管我家妻子，還忍把慧哥賣在寺裡得一千錢？天地間有你這等負心的禽獸，當初還曾結拜弟兄來！」屠本赤才待要辯，只見南宮吉上前揪住胸脯，拿出尖刀，把本赤二目剔去，昏倒在地。南宮吉留下一根拄杖，叫道：「你也受受，替人現眼！」本赤夢中叫饒。

只聽得一人推醒道：「屠二爺，你如何在這裡？」原來是勾欄裡董秋兒。為姐姐董翠翠來廟上謝神，遇見屠二在廊下打盹，因此認得他，才來叫一聲，把夢驚醒。本赤起來搓了搓眼，認得是勾欄裡的小優董翠翠的兄弟董秋，忙問道：「你在那裡來？」董秋道：「我來替姐姐董翠翠上紙哩，他病了一月才好了，今日來還願謝神。二爹這幾年因何不到咱家？」本赤道：「我有十年沒到這裡，把門都改得認不得了。」因問道：「喬美、陳芳這幾年也沒見他，如今他在那裡？」董秋道：「二爹你還不知麼？如今喬日新做了金朝乾離不都督的小舅，他姐姐姑娘都在府裡做了太太，好不富貴哩！上年寫書來，叫了陳芳去投他，把陳寶姐送在王爺宮裡，如今做了嬪妃。他吃了一個守備俸，打著黃傘，滿東京誰不怕他！只落得俺們窮的通不像了。」

看了看本赤，穿著一領藍布破直裰，袖子少了半截，油透的氈帽捲著沿邊，皮爪的蒲鞋只纏了一條腳帶，舊日油光的胖臉瘦得尖長了，滿臉的愁紋，一鼻凹灰，恰像幾日沒有飯吃的。對本赤道：「二爹，你如今坐著等誰哩？」本赤想道：「如今說是窮了，這小忘八怎肯招惹我上門？不如且騙他一騙。」望著董秋道：「我這一向在東昌府，和一個布客來賣布，有五百兩銀子本錢。他聞你家百媚兒，待來尋個表子。我百忙裡想不起你家門首，住在廟裡等等布客，至今還不到，因吃了幾鍾早酒，醉了就睡著了。」又問道：

「如今勾欄還有幾家？楊玉釵兒、賽玉兒、一秤金兒，還都在那裡住？」董秋道：「二爹，你不知道哩。當初這勾欄四五十家，少說也有百十個姐兒，如今還沒幾家子，都是兵亂後搶得人亡家破，一隻鍋也沒有，才來這裡住著。時時怕縣裡叫去當差，答應這來往營裡的爺們，但有些身分的，俱躲在鄉村裡熟人家去了。俺家百媚姐，從那年金兵破城就搶去了，只有俺姐姐董翠翠，今年也有三十多歲了，單單支著這門戶。俺媽媽是楊梅瘡結毒發了，全下不得炕。如今年景荒亂，那討個嫖客。這些兵來養馬的，每日來闖門子，大刀打著要酒吃，白白的坐了房，誰可見個錢麼！俺姐姐病好了，也要離這勾欄，將來做了個孤墳壇，只好住鬼罷了。二爹有甚麼好生意，替俺幫襯，也不敢忘了你老人家。」

本赤見董秋認真了，笑道：「這客姓錢，號西泉，也有一二千本錢。駝了五百筒布來，臨清發不開，投著我賣。如今把貨卸在獅子街酒店裡，要個表子包月，著我等他這半日還不到，想是兌銀子去了。如今我且到你家裡安排下酒飯等等，就在你家翠翠房裡，陪他兩宿再看。」哄得董秋笑道：「二爹，咱家裡去，坐著在門首等，不強似冷廟裡白坐的？」

本赤得的一聲，和董秋出廟。轉過一條巷子，一周回都是破牆，他家住著五六間草房，那比當初這些齊整門面、風流的鋪設來。但見：

門樓傾倒，巷戶歪斜。青樓翠館，化作瓦礫蓬蒿；錦瑟瑤笙，變做蛩吟螢火。破牆無瓦少花開，

稀客過，坐幾個鑽頭縮項烏龜。往來嫖客，多是轎夫、扛夫、騾夫，鬆腰不過百文；上下應官，只有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見面多是一撈。花落不能招舞蝶，草深常是見烏啼。

進得門來，老虔婆全不認得，問董秋道：「是那位爺？我老眼花了。」董秋道：「這不是常在南宮老爹家的屠二爹麼。」虔婆點了點頭，讓坐下了。董翠翠出來，穿著件舊青綢女衫兒、白絲綢裙——下面都破了邊兒，面黃肌瘦的——也是病才好了，敘了幾句寒暄。

坐了半日，一鍾茶也不上來。本赤忙叫：「董秋，你去門前看看，一個騎稗草黃大騾子的客人、後面一個管家背著個大跨箱、上寫察院封皮的就是錢大爺，要約下來吃午飯，就在你家過夜的，看看他休要過去了，到叫咱坐著等個不耐煩。」哄的董秋在門首等客去了。那董翠翠積年衰窮，進門見本赤窮得不像，因此不甚接待，聞知領客進門，忙起去安排午飯道：「二爹休笑，還看俺是麗春院裡有休面的姐兒，如今一頓飯也整不來。自從亂後，那有個好人到這裡？無非是些窮兵、官差的爺們，住一夜就走了，那個敢留住他。當初南宮老爹在日，二爹來到，一時間酒席那件沒有！如今這院裡也沒了人，那些酒店，魚肉鮮雞都不來賣了，只有賣豆腐、賣青菜的，賣一次就去了。只有大酒店賣兩條豬腸子，就是上樣了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叫董秋去取酒：「先買幾個點心，二爹將就坐坐。」待不下些本，又恐本赤不幫襯他留客，因此勉強去除了一壺酒、一大根豬板腸、一塊豬肝、五個大饅饅——是包豆腐餡的，拿來擺在一張破春台桌上，又沒有椅子，只有板凳二條，翠翠心裡也甚不過意。

本赤見他養著一隻打鳴雞，因沒有食，只管叭地尋蟲兒吃。本赤想他這只雞吃，尋了個法兒，道：「你還有這只肥雞？昨日錢大爺在布店裡，使管家拿五錢銀子去買一隻公雞做藥引子，再找不來，要打家人，央我說情才饒了。沒有雞湯，再不吃飯，丟下碗就走。因此人家知道性兒，每飯要宰雞的。有一件極通情：吃了人家一頓好飯，先賞一二兩銀子才算春資。到是個使漫錢的好人，休要慢了他。」虔婆聽說，忙叫把雞宰了。又尋出幾碟乾棗、柿餅、瓜子、核桃來，擺在桌上。等到過午還不見到，自己又到門首立了一會，道：「該來了！」哄的董秋去街上看：「休要錯走到別處去了。」他趕進來，叫出董翠翠在門首等著，自己進得屋來，叫虔婆：「去借張椅了來，好與錢大爺。」都哄得去了，本赤把燒酒、饅饅吃了罄淨，見鍋裡雞熟，推去嘗湯，吃了一半，袖了一半，往外飛走。望翠翠道：「等我自去迎他，不知是那裡擔擱了。」一直往街頭去，對翠翠說：「今夜萬萬休要留客，我就來的。」搖擺著走了。

董秋一家等到昏黑，那見個人影兒？看看鍋裡的雞，連骨頭也沒了，桌上四碟果也袖去了，才知道這屠油嘴窮得幾日不見飯，故意來騙這一餐。大家又笑又惱不題。

卻說屠本赤因二日無食，尋出此計，騙了翠翠家，回到一間破房子睡下。只見眼中疼如刀割，熱血直流，那消一日，兩目對面不見人影。才知是平生傷了天理，該有此失目之災。即便尋了一根竹杖來，往前探路。一日，遇著一個人騎騾子罵小廝，不覺把本赤撞倒，忙下騾子扶起來道：「我不知道是二叔，一時失誤，得罪！」本赤聽得聲音，是開鹽店的黃四，把一把扯住袖子，滿眼落淚，再不放手，道：「你當初在南宮老爹家，為做鹽結債二三千兩，我也幫襯你來；後來你丈人著人告在按院，為人命官私（司），我也竄掇著南宮吉替你完了，不曾知謝我。如今你做了大鹽商，就不認得你屠二叔了？我和你講到官府衙門裡，你也要找我幾兩銀子！」黃四見他窮得撒賴，只得解包拿出五兩一錠銀子道：「二叔，你且拿去買件衣裳穿，等閒了，我請你老人家過去住幾日。」本赤接了銀子，才放黃四去了。

尋了對門姚二郎來，替他鑿了三四塊，買了一牀被、一張狗皮褥子，又買了一張舊弦子，使了三錢半銀子——是鬱大姐死了，買的他家的。你說要弦子何用？原來本赤失目，想他當日和南宮吉所為的事，沒有一點好事，以致今日失明，老無所歸，不久定做餓草。如何是求食的法兒？遂把一生的事兒，編成搗喇張秋調，好勸世人休學我屠油嘴，沒有後程。

到了次日，把弦子背在肩上，走長街募小巷，一邊走一邊唱。這一縣人誰不認得屠本赤，到是好笑。到了南宮吉舊宅門首，那時趙二官人亂後死了，將宅上賣與尚舉人賃做當舖，本赤來坐在一條凳子上，彈起弦子來，圍了一街的人。只見屠本赤先說《西江月》道：

「西江月天道平如流水，人心巧比圍棋。聰明切莫佔便宜，自有陰曹暗記。落地一生命定，舉頭三尺天知。如今速報有陰司，看取眼前現世。

今日不說古人，難言往事。這一套詞單表山東武城縣，出一個富豪，名南宮大官人，單諱一個吉字。他從破落戶起家，貪財好色，結貴扳高，家財有十萬之富，白的銀、黃的金，綢緞店、典當舖，人人欽敬。楚雲娘做正房，他生得賢慧聰明；又娶了盧家燕、喬倩女、袁玉奴為妾，何等的受用。卻不會受用，又苦苦去貪淫尋花。待我唱與你聽：

山東有個武城縣，武城有個南宮吉。
出身原在市井中，財多謀買提刑職。
狐朋狗黨結交人，嫖賭場中為貨殖。
為人一味用奸謀，做事全仗使勢力。
貪財已具虎狼心，好色便成性命癖。
大妻小妾兩三人，足穀房中娛枕席。
自家受用苦不知，還要將人妻女溺。
一朝見了紅繡鞋，魄散魂消想入室。
百般勾引壞本心，謀殺親夫也不惜。
喜喜歡歡弄到家，一段風流事已畢。
奈何見了銀紐絲，拐騙金銀心更急；
先奸後娶不怕人，抵盜家財只如拾。
宦家太太也不饒，伙計食兒也要吃。
貪淫只道鐵鑄身，誰想精神不禁吸。
暗中天理不饒人，頭上神明只三尺。
一朝死去如吹燈，水已流乾火已熄。

買來烏紗戴不成，拐騙金銀空自積；
交遊烏合沒人來，懷中但有孤兒泣；
如花似玉騙來人，又到別家樂朝夕！
可憐一夢吐空花，罪業隨身消不的。
遊魂何處受冥愆，寡婦孤兒彰顯跡。
華堂燒得似瓦窯，酒到墳前無一滴。
奉勸世人行好心，萬萬莫學南宮吉！」

彈唱罷，又說道：「這南宮吉是個大報。還有他一個朋友，叫做屠本赤。他只在南宮吉門下走動走動，攛掇些是非，挑唆些口舌，貪圖些酒食，剝削些錢財。只說小事可以瞞得過天地鬼神，誰知一點一滴也不差池，竟成一個小報應。待我再唱與你們聽。」因又彈唱道：

從來惡孽皆自作，南宮受報已不錯。
更有本赤姓屠人，他的報應更鑿鑿。
沙糖舌頭彎彎嘴，到處有他插只腳。
幫閒院裡說他能，引虎吃人人不覺。
利己損人是本行，傷天害理惟他闊；
舌尖當面奉承人，轉過面來就挑撥。
外名綽號屠油嘴，自家也認是毒藥。
一生吃的南宮吉，大事小事把他托；
恩人身死變了心，老婆家人盡攛掇。
哄騙寡婦賣莊房，留下銀子改文約；
一千文錢賣慧哥，多少前情不念著。
忘恩負義黑心腸，天理難容報應確；
妻兒老小死個淨，瞎眼叫化滿街摸；
三日不得一頓飯，眼黃地黑死郊郭；
一筐骨頭餵了狼，狗也不吃嫌他惡。
我今遍唱勸世人，這樣光棍切莫學。

本赤彈著弦子，說了唱，唱了說，引了一街人。也有笑的，也有歎的，俱道：「屠本赤做了一世光棍，騙得南宮吉家破人亡。如今老了，雙眼俱瞎，也是天報惡人，叫他編出這套詞來醒世。」

挨肩擠背的人站滿了，不提防一個叫街的小花子牽著一個狗，也在人叢裡打磚化錢。聽他唱了一會，只見這只狗猛走上前，把本赤的左腿膝骨上狠狠咬了一口肉下來，鮮血直流，還趕著亂咬。一群人全打不開，把個本赤咬得疼如刀割，使明杖亂打不退。眾人道：「也是件異事！」找開狗，那花子領著去了。問道是那裡的花子，有說的是京裡下來的，姓賈，在這武城縣二年多了。本赤護疼，扯了一條爛腳帶來纏了。先還是瞎。如今又添了癩。一向在吳道官廟裡安身，住了二日，全起不來。吳道官怕他死在廟裡，辭他出來。

那時臘月寒天，本赤被狗咬的所在忽變做人面瘡，鼻口俱全。三四日沒飯吃，出外尋湯水，跌死在街心裡。眾人舍領蓆卷了，拋在亂葬崗上，不消說被狼吞狗吃，餵了烏鳶。這是屠本赤的報應。不知後有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